

目 錄

美軍在北平、天津等地暴行·····	一
「車禍」·····	二六
毆殺無辜同胞·····	三八
姦污婦女·····	四三
搶劫·····	五〇
強姦北大女生沈崇案·····	五三

美軍在北平天津等地暴行

駐華美軍暴行錄

簡生

由於蔣介石的賣國媚外，美軍在上海、青島、天津、北平、漢口、重慶等國民黨統治區域橫行無忌，肆意殺戮人民，劫掠財物，姦淫婦女，武裝走私，吉普車和美機殺人事件尤不可勝數。以上海為例，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自去年九月到今年七月的十一個月中，這種暴行日甚數起。在暴行下死傷的人更達一千五百人，被欺詐、搶劫和侮辱姦淫而遭受損失者尚不在內。

青島國民黨官方發表的一個材料，它告訴我們在去年九月十二日計至本年一月十日止的，百二十六天中，上海一地就發生了吉普（車）殺人事件四百九十五起之多，平均每天就有四件案，輾傷（包括重傷和將成殘廢）我同胞二百三十六人，內輾死十八人，平均每天死傷二人，實際傷亡還不祇此數。（見一月十二日前報三另附六個報紙所載，吉普慘案的不完全統計，自去年十二月八日起至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止的七十八件吉普慘案中，即有一百十九人受傷，內有四人傷重死亡。以上兩個統計，合計美軍吉普車在瀾輾傷我同胞，即達三百八十人。如以官方統計，平均每日死傷兩人，計十個月中有八百餘人爲吉普所傷亡。

慘案中最大一次爲「亞爾培路血案」。據合衆社稱：四五年十二月八日夜八時，有美軍用二噸半巨型卡車一輛，沿亞爾培路飛馳，當即撞毀私人汽車一輛，死一人，重傷三人（內二人送醫院後斃命

二
○。該車又撞毀三輪車一輛，撞死車夫一人，乘客重傷。詎該車仍不停止，馳向巨鎮達路口又撞兩路人，毀人力車數輛，並輾死一狗，且撞倒樹木數枝，電線鋼桿一根。該車共肇禍四起，前後輾死四人，重傷三人，輕傷一人。他如四月七日，十五歲少女葉菊芳被疾馳之吉普車輾倒，頭部破裂，血流如注。同日，一五十九歲老婦被吉普車從背後撞倒，頭部破裂，慘不忍睹（正言報）六月十九日，一中年女子乘一路電車往成都路，下車時，即為一疾馳之吉普車輾死，鮮血淋漓。（中華時報）我國著名劇作家夏衍及詩人戈實權也被美軍因吉普車撞傷後，右手及右腿受傷甚重。（三月十六日辛報）據本年一月以來，慘案並未減少。據上海辛報社評中稱：因吉普車慘案已成「司空見慣」之事，故報人將其編入簡訊，甚感不用。但細閱各報，仍見有不少慘案登出。

停泊在黃浦江中的美艦，也像陸上的吉普車一樣，時常撞壓船隻與小工。據六月三十日聯合艦隊統計，每天總有兩個小工掛彩，即是說，十一個月來已有小工六百餘人成了美艦的犧牲者。黃江鎮上的水手的生命安全亦極可慮，如二月十六日駁船一隻為美登陸艇撞沉，死一人，傷二人。五月二十二日帆船一隻為美運輸艦撞沉，水手翁阿品撞斃。

美海軍在毫無端毆打和槍殺我同胞的事件，幾乎每天發生。據一月二十一日前接日報徵引其事實，據關於美軍在滬發生之傷害，毀壞、損害之統計中稱：去年十月份共犯案六起，十一月份十四起，十二月份三十一起，亦即十月份中平均五天一起，十一月份就平均為二天一起，到十二月份更激增至一天犯案一起。另據六個報紙的不完全統計，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七月卅日間發生的卅起美軍傷害華人家中，受傷的人數達四十四人，內重傷十五人。若以官方統計中十二月份的傷害案為平均數，即每天犯傷害案一起死傷一人計算，十個月來美軍在滬至少已無故傷害中國人民三百人以上。在這些傷害案

中，充分表現兇殘，例如七月八日美兵一名，乘三輪車經成都路，見有路人就在車中開槍射擊。七月卅日下午美兵一人僱洋車，車夫因不懂美國話，拉車稍加遲疑，美兵即大怒，拔刀砍掉車夫五指。三月卅日，美水兵兩名乘三輪車不給車資，車夫向其索取，該兩兵即集合水兵一群，將車夫呂貴銀打得頭破血流，筋骨折斷。又如一月廿二日上海兩萬失業工人遊行請願，經過北京路外灘，一群美兵竟在某大廈高樓上用啤酒瓶猛擲工人，擊傷工人五名，內兩人重傷。一月十二日，有美水兵三人在斜橋弄口用石塊毆傷常州中學學生四人。

美軍侮辱良家婦女事件亦不斷發生，據本月十日上海申報載，在斜橋弄，二個美國水兵從三輪車上跳下，一老嫗小雞般地抓住一個嬌小的女學生，跳回車上，兩個水兵狂攙着嫗。又據正言報載，三月十五日多斯日降露姑之女，由外歸家，竟被四美兵跟踪闖入，強行姦淫。總之上面列舉美軍的種種暴行，舉凡美軍足跡所至，如青島，北平，漢口，廣州等地，均層出不窮，甚至連美駐海軍最高統帥柯克上將，三月下旬在滬記者招待會也不得不承認，駐華美軍「確有越軌行動」了。（二月二十二日美報開處電）

對於美軍這些暴行蔣介石政府尚未提出任何抗議，相反的國民黨機關報和平日報並於三月三十日刊載「海軍巡邏司令候斯的話，認為美軍『不法行為實不爲多』。國民黨當局將其上海最亮的建築物全部供給軍應用。四月十九日上海時事新報，對於美軍酗酒姦淫婦女等暴行，還說是一以應酒婦人療治盟友的『思鄉病』。（三月十七日辛報）按：以上美軍暴行係搜查今年七月以前的不完整的材料，八月以後的材料尚未統計在內。

此外搶劫財物與強姦婦女，在美軍中不斷發生。據官方統計，駐滬美軍搶劫或欺騙華人的事件，

在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十日的百天中，共發生三十一起，幾乎平均每三日一起。一月十二日竟有美軍十餘人在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大新公司附近結夥搶去行人的大掛，包袱等物。三月十日路透社中文編輯王家驊在漢口路附近被英兵四五人劫去數十萬元，復遭毆傷。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路外灘一帶美軍四人，乘吉普車公然搶劫小販所售香煙。三月二十二日，美海軍三人在南京路沙梅利酒吧間飲酒後不付酒資並毆侍者。

(東北日報十月十三日)

美軍在北平

孫

一踏上闊別十三年的故都，第一眼映入腦際的，是背離西山蒼翠的西苑美軍飛機場上停泊的機群。機頭上塗着裸體美人畫的，或塗着動物頭部的各式美軍飛機，都密密的停放在機場上。按說日本投降已經一年了，但這些作戰用的武器，却還儘逗留在中國，而且當我走進候機室時，我看到木匠們還正忙着在場上修築着這美製的房子，看來這些美機似還打算著長期地滯留在中國。

一到夜間，天空中還依然響徹着隆隆的機聲，這那裡是故都之夜呢？在我的記憶中，故都之夜是恬靜而安寧的呀！

天空的夜間尚不清靜，那末地上的白天，就更是驚人的煩擾了。美國的吉普車和密密地蒙着帆布大卡車，整日價以縱橫於戰場的速度，在鬧市中疾驅而過。前幾天八面槽大街美國吉普車撞死了一個十一戰區政治部的課長，各報上還多少發出一點空虛來登這個新聞，但是第三天在珠市口繼上一個小

市民時，僅祇一張小報上登了一些，因為這種新聞在北平早已不是「新」的了。

吉普車以外，美軍的坦克車也整條地總在大街上馳驅，如西苑或平津公路附近去看看，那簡直好像離那裡不遠就是戰場一樣。

北平的市政當局，爲了怕那些異國的親友在中國染上了懷鄉病，不惜想盡辦法，來盡一番東道之誼。於是爲了使親友們觀光得到好影響，勒令拆去天橋的欄杆，以壯觀瞻，寧可使小巷裡垃圾堆得快齊了牆，但大街上的牌樓箭閣則必須漆修得金壁輝煌，也寧可使全市三分之二的小學校沒有校舍，但最好的洋樓總要騰出來招待美軍和軍眷屬住，也儘可把雅敘園等接收過來的地方，專供美軍當舞場用。爲了美軍夜間不致於寂寞，儘管各大飯店的大門旁，都貼着行營禁止娼妓冶遊的佈告，可是我住的××飯店的大門正對面的「半樓」門上，却掛着英語的「預防性病室」的牌子，一到午夜就有某房伴着燙髮的女郎，和美軍在比手勢打着交道。

北平市的酒排間咖啡館，主要的主顧也都是美軍，有一天我和朋友在一個酒排間裡喝了些啤酒，我打算付錢，朋友搖搖頭微笑：「用不着」。我說：「是呀！用不着客氣，我來付錢」。他說：「你付了人家也是不要的，還是聽從我」。於是朋友叫過來僕歐，算了賬，一元二毛錢，這真是破天荒的便宜呀！但結果朋友付的是美金，我才知道中國的國土上，還有不用中國錢的，怪不得王府井一條街上，兼營賣買美金的舖子，就有二十來家。

有一個深夜，我伴朋友到東交民巷××飯店，找一個美國新聞處的記者，大家正在閑談時，樓下的街上正發生美兵和車夫的兇殺，聲音是那樣震張，那樣嘈雜。

「這就是我們美國的孩子！」記者搖搖頭深有所感。我知道這個記者還是個純潔的女孩子——

然已經有三十歲左右了——他在我面前表示出一種軟弱，覺得讓我們看到了美國人不體面的一面，但他也表示着一種飽鬱，同情自己承祖國的孩子們在戰後還被祖國，拋在異國，過着不自由的同時是放蕩的厭倦的生活，可是他也許還不能理解這些人留在中國，也把中國的老百姓給坑害了！

八一是盟國的勝利日，北平當局決定那天舉行盟軍的大慰勞：僅是金錢一項，就預備募集一億五千萬元，所有平市的公務員，八月份的全部「底薪」都得捐出來。每個盟軍還可以得到全平市場著名的紀念冊，刻有中英文的玉石圖章……但是返顧我們的士兵呢？八年來流了血的士兵們呢？這裏有一個叫劉同文的殘廢上等兵，他給天津大公報的公開信裡，這樣寫着：

『如今流了血，盡了天職成了殘廢無用之人，希望國家想一個適當的辦法給我們……也爲年邁父母及苦兒孤妻們想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來，使他們無凍餒之慮』。

其實呼籲傳呼，但當局是不會加以什麼眷顧的。前些日子安平解放區遭到了美國巡邏隊的襲擊，八路軍起來自衛，雙方都死傷了人：可是在中國國土上襲擊了中國人民的美國兵，掛了不少的榮譽彩回到北平時，第二天協和醫院的誥公樓前，就變成門庭若市，李宗仁、鄭介民、熊斌……以及各色各樣的御用團體，拿着各色各樣的珍貴禮品，湧進來鄭重慰勞。而且國民黨中宣部的華北日報也不惜一論再論三論的「美軍表示『懸念與沉痛』」，甚之還覺得國民黨喪權辱國尚不夠，今後還要給與盟軍必要的可能的便利。我想，我們早已把領空、領海、內河、稅關、駐兵等權送給了美國，如果認爲還不足，那大概還要明文發表一下美軍有生殺予奪中國人生命之權利吧！如果這樣，那華北日報也不如把要求國民黨政府對被殺了的中國人民——八路軍戰士——予以嚴加制裁，改成一「讚美國海軍陸戰隊把中國的一片乾淨——解放區——通通燒殺光」來得乾淨；真的說出這樣話來的政府，

那裡還有半點中國人的氣息呢！真可以以把該報所說的「他們是和日寇侵略之間，長春、北平、南京等情像組織一樣」這頂大帽子率端給他們戴上，是頂合式不過的帽子。

難怪這樣政府統治下的北平，醫療不好日寇的創傷，就又辦爲美化的城市了。那末美貨的湧進北平，玻璃世界的光臨北平，各街頭巷尾的紙煙攤上，都擺着美國馳名牌，飛利浦牌，弟蒙諾牌的紙煙，這畢竟是作不足道的事情了。

(八月十三日)

北平的美軍

真

美軍在北平越，越不像樣了，有許多地方簡直是用宗主國對付殖民地人民的辦法，他們的吉普車、卡車在熱鬧市區橫衝直撞，撞傷人輾死人連停都不停，竟飛也似的駛過去，路旁豎的英文「每小時十三哩」路標，而吉普車可以開足馬力，每小時五六十哩的跑過去。中國警察除向這些耀武揚威的美國人望望而外，什麼辦法也沒有，有的還說：「美國人就是這個樣子的，尊敬他們，是蔣主席的決定！」美軍的兇狠態度原來還要尊敬！自八月中旬開始，西直門增加了美國憲兵兩名把守城門，老百姓說：「中美憲兵合作，老百姓要命！」國民黨又把憲警權交給美國，不然，爲什麼在中國領土內讓美國憲兵把守城門呢？

北平美軍還把坦克，裝甲車開過王府井街兩次。王府井街是北平熱鬧市區之一，美軍坐在坦克，裝甲車上，把機關架好，子彈也上好，如臨大敵，在清早驚擾了市民的清夢，許多老百姓以爲大戰迫在目前。坦克，裝甲車隨意在我們領土上行動，向中國人民示威、恐嚇，這也是遺送日俘的工作嗎？

儘管國民黨對美國帝國主義那麼慷慨奉送各種主權，但美帝國主義對國民黨却根本不放在眼裏，北平市政府規定的汽車牌，美方遲遲復遲遲，才把規定的稅繳上，但發下的證件美軍始終不願掛在車上，並且還說：「中國（指國民黨）人有了錢就行了，還要掛出來幹嗎？」

（八月十七日寄自北平）

美國人在天津

紀雲龍

記者在今年四月二日才離開天津，這裡僅將美國人在天津的一些活動介紹在下面：

和上海、青島、秦皇島一樣，塘沽海防是全然由美海軍擔任的。假如用外國帝國主義所常用的辭彙，這就叫做「保護」。灰色巨大的軍艦集泊在浮着大冰塊的港內，「它們是太擁擠了，連海裡的魚類都沒法在港邊生存」。十里以內的海面，則整個漂着一層閃爍的油。

除了經常駐防的驅逐艦，戰艦等之外，還有三天兩日不斷到來的輸送艦隊，在那些艦船的巨艙裡，就滿載着從很遠很遠的雲南、四川裝來，預備在這裡登岸，毫不停留，立即由北平鐵路，運往東北去的「美化中央軍」。

這一條——從馬米半島到天津——漫長的海岸綫，自「八一五」以來，就成為美帝國主義幫助中國反動派準備內戰的重要輸送綫。已經有七個完全美裝的中央軍，這樣運送，抵達了東北內戰前線；更多的精銳還在魚貫而來。

無數在抗戰最後二年（四三、四四）才訓練好的「國軍」，現正從三條路綫往上海集中：長江的

江輪，新加坡航路，和不完整的臨海鐵路。這些內地交通線除了運兵，運「接收大員」而外，切通輸一概禁止。從上海分成了兩條航線：一條直放秦皇島，一條去天津；但他們登陸後，則一同是調軍警備的北平路，開赴錦州。而這些專門用作打內戰的軍隊，其大部，在抗戰期間並未用於抗日，雖然他們曾爲了抗日，甘願聽受美軍官的訓練。

不但在平津的咽喉——塘沽是由今天的美國人代替了舊日的日本人，既便在作爲水陸碼頭的重慶又何嘗不然？從北平到秦皇島的這段北平路，兩側充滿了像龜甲一般的鋼板地堡。其沿途電話的裝置，主要也由美國兵擔負。

在美國大卡車蹂躪下的人權

天津，在美軍協助接收九個月後的今天，幾乎就淪爲美國的「殖民地」一樣了。

到處是成群結隊的美國兵遊逛馬路，嘴裡不斷噴着新的「協和語」：「哈囉！頂好！舉目可見飛馳的吉普車和十輪大卡車，它們專向黎棧、東馬路、官銀號一帶最熱鬧的地方衝撞。老百姓一見就轟然四散，但時常以跑不及的小孩或老年人身上軋過，然後揚長而去。」

記者親眼看見這種一個慘案

在梨園街業場門前，每日都有幾千人流動。（富有者把那兒叫「小巴黎」）那天有輛輛滿載汽油的卡車互相追逐着跑來。它們的主人似乎開了一個很久的玩笑，必須在這裡追上才能使這玩笑結束，成百成千的老百姓緊抱着自己的生命散開了，只剩下兩個嚇昏的鄉下孩子——男孩子躲過了前一輛

，倒斃在後一輛的輪下；女孩子想轉回來搶救，被左邊的五隻大輪壓過。

卡車若無其事地走遠了，它們的主人的興緻已經盡了。

在勸業場門前，無數老百姓圍着那位老太婆，她痛叫着孩子們的小名，爲她孫女壓傷來的腸子翻回肚裡去，群眾都憤恨地質問警察爲什麼不管，警察只重複着說：「友邦的車！友邦的車！」「怎麼敢擱他！」。

在官銀號我又曾目睹一個失業的快要餓死的青年被卡車壓死，他是接收大員來後，被從化學工廠驅逐出來的，那廠接收後宣佈凡「舊時代的中國技術人員」一律免職，但這樣却保全了日本皮師的權在。

中國同胞在美國人的眼中簡直就沒有人的權利。隨時隨地，他們都出動帶蓋汽車檢查行人，主要地他們想從老百姓當中來區別誰是那隱藏的「八路」，他們和過去的日本鬼子一樣，公開地防制「八路」在天津的出入。

四郊用柵欄堵的崗口，站着裝束完全相同的美軍和辛廷芳的部下。他們共同用自動步槍替中國老百姓戒備着他們預想中的「匪軍來襲」。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爲在天津群眾中間對中國共產黨造成一個惡烈的輿論。可是，大家對於八路軍的認識却正如其反：天津人盛讚八路軍是抗戰有功的軍隊，而且力量非常大，打算消滅它則不是容易事情。四郊的鄉民對這一認識尤其強烈。他們向我們這樣講過：「在天津街上老八爺有的是！」意思就是說，任你怎麼樣也是斬不盡殺不絕的。

天津群眾永遠不忘「八路軍辦事處」的被抄，那是美國人和國民黨反動派幹的勾當，而且主要是美國人的意思。

在他們共同策動之下，於三月中所舉行的「反蘇遊行」更暴露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朋友——世界法西斯的敵人的莫大忌恨，但是他們愈是向人民施行鎮壓，人民的反抗便愈激烈。就在那一冷落失敗的「反蘇遊行」中，就出現出了人意料的反對美帝國主義行動的標語。在陸續不斷的幾個學生，工人大遊行示威中就喊出了響亮的肯定的反對中國反動份子製造全面內戰的口號。雖然在那些口號中未曾包含反對美帝國主義陰謀的字眼兒，但還意思却顯然共鳴在每個學生，每個工人的心中。

在北倉、瀋子河、老西開、佟樓一帶，鄉間的老百姓若思進城就必須將「八一五」以前的「居住證」呈遞給服裝相同的中美崗哨去檢驗。市內學生所唱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出城投八路」的歌謠，已經喚起統治者的極大注意。他們一致表示不叫我們中國人到解放區去。

廿年以來，國民黨賣國首領蔣介石倚靠外國帝國主義尤其美國的協助對中國人民所進行的剿殺的經驗即是，不要叫人民的軍隊和人民結合在一起，而他們已經結合在一起的地方就要「盡速滅絕」。

但是，究竟，我們人民用巨大的犧牲換得的勝利果實——應該屬於天津人民的天津市，為什麼在戰後反而招來了美國軍隊的駐防呢？同時，我們看到，加在天津人民身上的新的統治，和日本鬼子時代並沒有什麼兩樣，不過是換了統治的主人。解放後九個月以來的天津。既然沒有人權可言，那還又談得上解放呵！

他們在天津的歌行

天津的「吉普車」，如重慶、上海、青島的一樣，給中國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和恐怖。「吉普車」在中國差不多成了一個普遍的恐怖的名詞！

美國兵坐在車裡向沿街的行人喊着：「哈囉！頂好！」雖然是「快樂」的聲調却引起中國人的驚

催。已經變成平常的事情——姑娘們一聽到就得從胡同或院落裡逃奔，假如不躲避，就有被他們毛手毛腳上車去的危險，美國兵就像野獸一樣的兇惡。

我目擊過下面這樣的事實：

有一輛吉普車忽然在大柵路的市政府門前停住了。那個猥笑的美國兵一下車來好像找尋什麼失物似地，在馬路中間轉來轉去。後來他從車上抓了一把糖果，住地上一撒，便聚來一群小孩子。孩子們向他喊叫，他答應頂好，很多人停在近旁看。那時已是四月天氣，姑娘們已經穿上耀目的馬甲了，兩個紅馬甲的閃耀映入美國水兵的眼簾，他就立即向她們叫了一聲「頂好」，並用手式比着請她們上車，她們自然表示拒絕，但他非叫她們上車不可。正在這時來了另一隻吉普，下來一個官佐模樣的美國人，右背上有O. M (美軍宣傳隊)的符號。他打了那水兵一耳光，申斥他一頓，但卻把那姑娘拉上自己的車，跑去了。

在天津，美陸戰隊一部份軍人已經將梨棧最大的惠中旅館調為「軍用」。原在那六層樓的大建築中寄宿的神女，暗娼，交際花，舞星們成了美軍人的伴宿者。他們就是具有民族觀念，打算逃脫都不可能，這些多年以來喘息在舊社會的底層上的，自全國各地流浪而來無家無親的女人們，現在變成美國兵營的公用洩慾器了，在天津的美國兵時常開中國人賀春宮，賀春藥！實防禦梅毒的工具。

下面的一幕是天津的家傳戶曉的恥辱：

某日下午，一個很可憐的小姑娘，裸着身體從惠中旅館跑了出來。她像遇到魔夢一樣狂亂地鑽在人群裡，哭喊著求援，最後跑到十字路口的崗位上大家才看清了她除了用一塊布包着下體是一絲未掛。但不一會兒的工夫她又被迫趕她的惡狼抓回去了，大家有目共睹，那是一個光着屁股，披着大衣的

無恥的美國軍人。

像這樣難忍再述的可恥行為都不過是美國軍人在天津的小小的玩樂罷了；他們更大趣味，更大的目的，更大的殘忍，更大的罪惡還不在這些餘事上面。

他們的更大的嗜好藉口解除在華日軍武裝幫助中國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動派進行內戰，來屠殺中國老百姓，剿滅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

他們的陰謀是什麼

今日美國人在天津的活動證明美國在抗戰期間所宣佈的「撤消在華治外法權」是頂大欺騙。

美海軍陸戰隊迄今並未放棄在太平洋戰爭以前在天津所擁有的「美國營盤」，記者離開天津的當時，所謂早日的「美軍營盤」還駐有大批的隊伍、車輛、馬匹、勞工、各種軍需品……擁擠得不堪，堵塞了寬敞的馬路。

在老龍頭，新站，西站三個火車站附近都有美軍的倉庫及新建築中的貨場。

法租界老西開和昆連的英租界塘子河一帶的大建築都駐了美軍。東亞，仁立兩個毛線公司後邊綿延幾里長的新興住宅區（那兒多係一座座修着「山莊」或「別墅」牌坊的三層建築）一時變成了美軍的「官舍」地帶。在英租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都有他們的臨時佔據的營房。至於天津四郊築有工事的那些兵營則多不待言了，而那些，一般的都是與奉廷芳的部隊合夥住着的，舊意國領事館也不用講，變成白種人的官邸，意界河沿的圓力球賭場由美方「接收」，當作給美國軍人消遣的另一種場所。

至於沿着白河岸一直連貫到大直沽的那些大倉庫。其接收與警備的責任均由中美雙方分擔。

很多僅僅在八一五解放之前還是親日反共最出力的白俄浪人們仍安居在天津，他們的妻室，女兒則當做酒館的女侍，娼寨的妓女餬養着美國人的色慾，而美國兵爲購買他們的肉體和歡笑是不惜掏出大把的金元來的。當我離津時，據說，美國人已經開始用蔣介石發給他們的關金消費了。

天津受着飢寒交迫的大多數群眾曾經組織起來，幾次上書于市長張廷謨，要求開放從敵人手中接收過來的大倉庫。老百姓都知道那裡邊所囤積的都是從中國老百姓榨取了八年，都快要生霉了的食糧和布疋。但是，任你如何籲求，張廷謨他死也不肯開放，以之散發給窮人呵。

不只一兩個目擊者告訴記者，連馬車工人都親自和我講過底下這個故事，在八直沽，有一座倉庫裡的白麵，在一個無月的深夜全部拉空，連至一些「夫人」們的一別墅一裡去了。其中有三馬車在半途被押車的美國兵及九十四軍某副官拉到另外一個中國人家裡，在那兒，用二箱紙幣售出，幾個人賺分了。

所謂「目的在於解除日本武裝并遣送日俘歸國」的美海軍陸戰隊，在天津，直至四月二日爲止，不但仍飼養着大批日俘在中營，並且還允許一些特殊，不受武裝解除的干涉的日本軍人散步在市街上。同時，也都爲天津群眾所看到的，中美軍會驅使這些日本軍人到天津野外去進行計劃的以「匪類」之肅清。

實際上天津的老百姓也都懂的清清楚楚：「盟邦」美國的對我們中國的這種「保護」以及「遣送日俘」的藉口，不過是爲了更容易來幫助中國統治階級進行殺戮中國人民的內戰，以便在內戰中，實現它殖民化中國的陰謀。

（東北日報七月二日）

天津美軍如此這般

天津美軍常常用紙球或藥丸擲向行人道上，希望命中那些上學或下學歸家途中的女學生，命中時就縱情大笑，笑聲中帶着驕傲。天津著名的舞廳裡如「惠中」「國際」「世界」是美軍們「暢所欲言」的地方。他們可以用「各種方式」的「英勇」強迫那些參加跳舞，而不願作進一步事情的少婦小姐們，來一次歡會。遇到對方堅拒，往往便利用他們魁壯的體格，實行硬抱或強拉。

距市中心九華里的北寧公園，是美軍的狩獵場所，他們可以任情的調戲青年婦女，也可以不給錢拿去小販們的糖菓，至於用照像機攝取女孩子正面或半面像，更是他們的得意傑作。

美軍的這種行爲，警察們不但干涉，却常常聽着他們的說話，或帶着羨慕的表情，欣賞着他們的「天真表演」，讓他們把三輪車夫打得頭破血流，讓他們橫衝直撞，鳴槍嚇人。夜間天津市民常常被槍聲驚醒，有時一夜達數十次以上。就在八月四日夜十二時，曾有二件美軍槍殺及毆傷警察的事情，還擊傷了一個路人。

最使天津市民增厭的是美軍不斷的增多，並且不斷的進行着威脅中國人民安全的所謂「大演習」。每星期五要舉行演習一次，摩托車自動機關槍，戰砲等新式武器，常常由美軍甲兵營，運送到乙兵營去。特別是巨型軍運卡車，老是川流不息的在街上馳騁，裡面裝着什麼，駛到什麼地方去，誰也不知道，祇帶來了戰爭的恐懼。

天津人對於安平事件的評語是「一個手掌拍不響」，要是美軍回去了，中共軍決不會趕到義舉。

去的，何況他們的父母妻兒也不是早盼着他們回去嗎？天津的市民們看見美軍時，面上立時現出不安的神色，特別在晚間他們是以躲藏的方式行走各個街道上。至於女子們近兩日則更減少，往公園與其他公共場所，生怕橫禍衝在自己身上。法國華市昨天有兩個美軍搶去雜貨攤的枕頭一對，可是小販也不追索，原因也是恐怕因小事而受大害。

目前的天津市到處都碰到人們，在詢問着：「美軍何時撤退呀？」

（八月十三日）

上海

曉風

美國人的世界

抗戰勝利了，許多人想回到他們自己的家園，我也很想回到上海去看看：上海在敵僞統治了幾年之後，變成了怎樣呢？再不會像過去一樣，受着外國人的欺負了吧？我是懷着這樣的心思，在四月中旬搭乘美國飛機，由重慶飛到了上海，在上海將近住了兩月，七月初回到了解放區。上海究竟是怎樣呢？許多人向我問，我不覺有些悽然！我只得告訴他們說：上海變成美國人的世界了！下面許多事情就可以証明着。

我乘的飛機，是在午夜降落在上海江灣附近的飛機場上。這飛機場雖則位置在中國地圖上。但是我們下機的時候，接我們的是美國汽車，開汽車的是美國人，搬行李的是美國人，在飛機場上的工作人員甚多滿臉放哨的也是美國人。美國的汽車，美國的飛機，美國的一切設備。我疑心我已經到了美